资本狂飙突进下的在线教育:

课程质量堪忧,教师需参加话术培训

新华社 王菲菲 李紫薇 李伟

寒假期间,各大机构纷纷开启“抢人”模式,不少机构以低价为噱头引家长“入网”。在声势浩大的宣传中,上课的都是“名师”,效果都是“提分明显”,帮助孩子“实现假期弯道超车”。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不少机构的老师资质存疑,课程质量良莠不齐,一些老师无心授课,而是一门心思做销售。

低价销售隐藏套路

这个假期,在线教育广告充斥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App、综艺节目、路边广告牌。有的机构9块钱10节课,有的19块钱30节课,很多还送号称价值几百元的教辅材料大礼包。相比动辄一小时几百元的线下培训,这样的低价课程对不少家长颇具诱惑力。事实上,低价里面暗藏套路。

浙江温州的李女士近期为孩子买了多种低价课程。“这些课听起来大都很生动,但老师们讲解关键知识点的时候往往点到为止。课程的总量虽大,却不成体系,也不会深入讲解,而是不断引诱孩子和家长买课。”

从事在线教育行业10多年的刘启明告诉记者,低价诱惑是在线教育机构最常用的营销手段,主要是为了引流。

刘启明告诉记者,部分在线教育机构营销攻势强大,小视频广告大多是请演员来扮演各种角色。

记者发现,这些广告普遍套路化,大力制造冲突、加剧家长焦虑。有网友将这些模式总结为:逆袭情景“爽剧”、家长痛点情景剧、价格对比情景剧等。

据了解,在线教育行业投入的巨额资金真正被用在课程研发上的并不多。以“跟谁学”为例,其2020年第三季度的销售和营销费用为20.56亿元,研发费用是2.2亿元,营销费用是研发费用的9.3倍。

除线上线下广告外,在线教育机构还做起了“口碑裂变”营销,即利用家长推销课程。刘启明告诉记者,家长之间推荐课程本无可非议,但在企业刻意推动下,有的家长专门做起了拉人头的生意,一个人头能获利上百元。

有的教师无证上岗

无论线下还是线上培训,师资是家长最为看重的。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准入门槛低,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师资质堪忧,而且管理松散、流动性大,难以保证教学连续性。

记者还发现,培训机构的不少老师是无证上岗。

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所有教师需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并且要在培训平台和课程界面的显著位置公示培训人员姓名、照片和教师资格证等信息。

然而,不少机构对这一要求视而不见。曾在在线教育机构“学霸君”任职的高老师告诉记者,机构对教师资格证并不在乎,招聘的时候要求本科就行,对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他只经过一轮远程试讲就通过了招聘程序,开始授课。

记者发现,很多头部在线教育机构的授课教师是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教师实际上与机构没有直接关系。业内人士表示,教师外包的模式极大降低了在线教育机构的成本,利于增加利润和迅速扩张。但这种情况下,机构对教师的管理就比较松散,无法保证课程质量。

“授课”变“售课”

在线教育机构的课程质量和授课效果究竟如何?记者发现,尽管其中不乏精品,但大量低质课程也混杂其间,课程质量不稳定、不可控。

太原的张女士为女儿购买了某在线教育机构的阅读作文课,发现老师教的都是套路,作文题都有模板,阅读题都有公式。“功利性很强,不强调思维方式和基础素养的提高。”她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师并不专注教学,而是绞尽脑汁地售课。

高老师告诉记者,公司给他们下达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家长不断买课、续班,为此还要参加专门的话术培训。在考核指标的指挥下,教师如想增加收入就必须做一个好销售,而不是钻研如何提高教学水平。

记者在高老师提供的一份名为“转化话术七问”的培训资料中看到,针对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长,培训机构引导其使用信用卡付款或者进行网贷。

乱象背后是资本的狂飙突进

在中消协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在线教育机构榜上有名,其中提到:2020年7月,“学而思”网校存在低俗视频、教唆早恋等突出问题;在线英语学习机构“阿卡索外教网”被曝外教教学质量差,迟到、玩手机等现象屡见不鲜;“哒哒英语”被指擅自修改课程属性,主修课缩水变身口语课。

业内人士认为,在线教育机构种种乱象的背后,是资本的狂飙突进,以至于教育性越来越弱,资本性越来越强。

“一些机构只是将在线教育视为一个流量生意,少有人真正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平台。”刘启明建议,可由客观的第三方非营利组织对各家机构的师资、教学效果等进行科学评定。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王继新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在线教育机构资质和内容监管,保护学生和家长利益,严格落实《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中的具体要求,建立在线教育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负面清单制度,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机构和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短短几个小时被夷为平地

“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为何毁于一把火?

《新华每日电讯》庞明广

春节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有着“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之称的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翁丁村老寨毁于一旦,约百座佤族传统草木民居被烧为灰烬。

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4A级景区、特色小镇,翁丁村近年来各类建设投资已达2亿多元。但有多少投在了消防?一个老寨为何毁于一把火?全国数千个传统村落还暗藏多少消防隐患?

当天风力约有6级

2月14日下午5时40分许,翁丁村老寨突发大火。短短数小时内,整座老寨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

据沧源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火灾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灭火救援人员1068人、救援车辆23辆参与灭火。火灾明火于当晚11时15分被扑灭。此次火灾共烧毁房屋104间,其中包括寨门2个、厕所4间,无人员伤亡。

火灾发生后第二天,记者赶赴现场看到,翁丁村老寨内的佤族传统“干栏式”茅草房几乎被全部烧光,从空中俯瞰,已化为一堆堆灰烬。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火灾最初发生在一座没人居住的茅草房里,火苗烧上屋顶后大家才看到。

“看到起火我们赶忙去扑救,但已经来不及了。”这名村民说,茅草房的屋顶极易燃,且当天风力约有6级,起火房屋屋顶燃烧的茅草飞到附近的房屋,导致火势迅速蔓延。

消防栓关键时刻“掉链子”

为何短短几个小时内,大火便蔓延至整个村寨?

在现场,一些群众和干部分析,茅草房易燃、火灾时风大是客观因素。76岁的村民李宁那说,大约在60年前,翁丁村老寨也曾发生过一次把全寨房屋烧毁的大火,同样是在天干物燥的2月。

不过,如今的翁丁村老寨,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早已今非昔比。翁丁村老寨开发经营主体——沧源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祥说,近年来,当地着力打造翁丁村老寨旅游产业,各类投资已达2亿多元。

记者走访看到,与旅游开发前相比,翁丁的村容村貌已有明显改观。被规划为景区后,当地不仅给村民在新寨修建了新房子,柏油硬化路也修到了每家每户门口。村内还修建了游客接待中心、演艺中心、景区酒店、餐馆、书店等旅游配套设施。这些旅游配套设施投资很大,有的达上千万元。

那么,公司在老寨的消防方面有哪些投入呢?

周祥说,翁丁村老寨内设有24个消防栓、2个消防水池,每家每户还配有灭火器、消防梯等设施。村内成立了消防队,每天在景区内巡逻。每年,翁丁村还会举行消防演练及培训。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的2020年12月,沧源县曾在翁丁村举行灭火救援应急演练。

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火灾发生后,他和其他村民赶紧打开消防栓喷水灭火,一开始水能喷到房顶上,十多分钟后水压便迅速下降,喷水量明显变小。另一位村民也证实,消防栓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水流在短时间内就变得很小。

云南省相关部门调查后也认为,此次事故的教训之一,是翁丁村消防设施配置不完善,未按照消防工作要求配置公共消防设施和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未能有效规避“火烧连营”的情况。

消防建设短板突出

“类似古镇、古村落发生火灾,消防栓水压不足的情况并非个例。”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良文说,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中,政府及企业更愿意在发展上大笔投入,而在事关安全的消防等设施上却投入较少。

自2012年以来,我国已有5批、6819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各地传统村落火灾事故频发,多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被毁,损失重大。

传统村落保护专家、云南省住建厅原总规划师韩先成表示,大多数古村落地处偏远农村,消防设施建设和管理滞后,安全压力巨大。

“财政对传统村落的补助资金,主要被用于进行道路建设、供水、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改善,对消防设施投入尚没有硬性要求,许多传统村落甚至连相关规划都还没做。”韩先成说。

“我曾经在一些古村落看到,有的消防栓只是摆设,甚至都没有接通水管。”朱良文呼吁,有关方面不仅要加快完善传统村落消防设施和应急机制,更要严肃认真做好消防演练,不能只是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指出,翁丁村老寨开发经营模式有待完善,在保护修缮和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原住居民基本搬离,导致“人村分离”和村落空心化问题突出,火灾发生后不能及时发现、有效处置。